

《三进士》

主要角色

孙叔林：老旦
 张文达：老生
 大媳：花旦
 二媳：旦
 常天保：老生
 周子卿：小生

情节

山西平阳书生张文达，曾借常、周二家银钱进京赶考，不幸落第，因居京都十馀年。常、周两家向张妻孙叔林讨债，孙叔林无力偿还，二子被抢抵债，改名常天保与周子卿。后二子均中进士。时值平阳荒旱，孙叔林离家寻夫，流落外乡，被迫卖身常家为仆，受尽虐待。一日，因故来到周家，周子卿探知实系生母，因与常天保相商，嘱来认母。詎知常天保因官居高职，竟以认仆为母，有失身份。二人言语冲突，周子卿乃往督察院上告。巡按乃其父张文达。父子三人原系同科进士，张文达、周子卿各述以往，常天保大窘，与其妻悔过认罪，全家团圆。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一集：何润初藏本整理

【第一场】

(孙叔林上。)

孙叔林	(引子)	儿夫一去杳无音，望断肝肠裂碎心。
	(念)	山西连年遭饥荒，树无枝叶草无秧。夫妻父子生离散，好似棒打两鸳鸯。
	(白)	老身——孙叔林，丈夫张文达，所生二子，长子名叫硃砂贯，次子名叫孔凤英。乃山西平阳府人氏。只因朝廷大比之年，儿夫上京赴试缺少盘费，借得周、常二家纹银二十两。不想儿夫一去杳无音信，周、常二家与我要债，这几年年岁饥荒，何曾有银还给别人。周、常二家将我两个孩儿分别抱去，老身只身无靠，只得寻找儿夫来在洛阳，住在王家店内，不幸身染重病，欠下店家饭银五两，不能归还，想想难有出头之日，不免手拿草标自卖自身，也好还给别人。倘若得了好处，吃碗安乐茶饭也未可知。啊，店主人看守门户，我去去就来。正是：
	(念)	父去子离别，孤身自惨伤。
	(二黄慢板)	孙叔林出店房自思自忖， 思家乡想骨肉好不伤情。 我儿夫他一去全无音信， 又无亲又无故又无乡邻。 到洛阳住店中身染重病， 欠下了店主人五两纹银。 无奈何才把我自身来卖， 手拿着黄草标自卖自身。

(孙叔林下。)

【第二场】

(常丫鬟扶大媳同上。)

大媳	(唱)	得药服药药不灵， 一心要想汤八珍。 将身且把二堂进， 坐不安来睡不宁。
----	-----	--

(白) 奴家王氏，配夫常天保为妻。老爷乃二榜进士出身，升授洛阳知府，将奴家接上任来。一路之上感冒风寒，服药无效，求神不灵，想吃八珍汤开开口味，材料俱已齐备，衙中无人会做，我不免命苍头去上大街买一会做八珍汤之人。
丫鬟！

常丫鬟 (白) 有。

大媳 (白) 命苍头进见。

常丫鬟 (白) 是。
苍头，夫人唤你。

常福 (内白) 来了。
(常福上。)

常福 (念) 忽听夫人唤，上前问根源。
(白) 夫人在上，老奴叩头。

大媳 (白) 罢了。

常福 (白) 将老奴唤出，有何吩咐？

大媳 (白) 命你去到大街买一会做八珍汤之人，我今吩咐你速速前去。

常福 (白) 怎敢延误。
(常福下。)

大媳 (白) 丫鬟，搀扶了。
(唱) 丫鬟搀扶二堂进，
去到卧房养精神。

(大媳、常丫鬟同下。)

【第三场】

(常福上。)

常福 (唱) 衙中奉了夫人命，
去到长街买仆人。
(白) 老汉常福，奉了夫人之命，来到长街，买一会做八珍汤之人。那旁来了一老婆子，手拿草标，等她到来，问个明白。

孙叔林 (白) 走啊。
(孙叔林上。)

孙叔林 (唱) 走过小巷大街进，
口口声声叫卖人。

常福 (白) 老妈妈，手拿草标，还是人卖草？还是草卖人？

孙叔林 (白) 大叔，这人卖草能值几何，我是草卖人。

常福 (白) 身价银子多少？

孙叔林 (白) 不要身价，只求进身之地，欠下王店东饭银五两，大叔替我代还了吧。

常福 (白) 五两银子不多。你可会做八珍汤么？

孙叔林 (白) 这八珍汤么？

常福 (白) 你可会做？

孙叔林 (白) 请少待。
什么叫做八珍汤？也罢。待我假意应允混进他府，吃碗安乐茶饭也未可知。
啊，大叔，这八珍汤原是我妇人家会做的。

常福 (白) 会做的，你居住何处？

孙叔林 (白) 住在前面。

常福 (白) 领我前去。

孙叔林 (白) 好，一同前去，走啊。
(唱) 叫声大叔忙站定，
见了店东说分明。

(白) 来此已是。

常福 (白) 啊，店主东……

店东 (内白) 做什么？

常福 (白) 老妈妈可住在你店中？

店东 (内白) 正是住在我的店中。
 常福 (白) 欠你五两银子，我替她代还了罢。
 店东 (内白) 你们是哪里来的？
 常福 (白) 知府大老爷那里来的。
 店东 (内白) 纹银不要，请老爷免了我们的户口捐就是了。
 老妈妈，好好跟随大叔前去。
 孙叔林 (白) 店主东，打扰了。
 (唱) 多蒙大叔施侧隐，
 府中上下你看承。
 (常福、孙叔林同走圆场。)
 常福 (白) 少站一时。
 孙叔林 (白) 是。
 常福 (白) 有请夫人。
 (大媳、常丫鬟同上。)
 大媳 (唱) 常福一去无踪影，
 这时不见转回程。
 常福 (白) 参见夫人。
 大媳 (白) 常福，命你去买一会做八珍汤之人，可曾买来没有？
 常福 (白) 有一老婆婆会做八珍汤。
 大媳 (白) 今在何处？
 常福 (白) 现在外面。
 大媳 (白) 你下面歇息。
 丫鬟，将老婆子带进来。
 (常福下。)
 常丫鬟 (白) 是啦。
 原来是老姐姐。
 孙叔林 (白) 啊，原来是丫鬟姐。我初进府来，不知府中的规矩，望丫鬟姐指教指教。
 常丫鬟 (白) 我家夫人是个吃斋的。
 孙叔林 (白) 哦，夫人是个吃斋的，这就好了。
 常丫鬟 (白) 随我进来。
 孙叔林 (白) 夫人在上，孙叔林叩头。
 大媳 (白) 罢啦。我没有问你名字，你口称孙叔林，这个名字真讨厌。
 孙叔林 (白) 我初进府来，不晓得府中的规矩，望夫人与我改个名字就是。
 大媳 (白) 改个什么名字呢？
 常丫鬟 (白) 就叫她老奴罢。
 大媳 (白) 哎，就叫你老奴罢。
 孙叔林 (白) 多谢夫人取名。
 大媳 (白) 老奴，我来问你，你会做八珍汤么？
 孙叔林 (白) 这八珍汤原是妇人家会做的。
 大媳 (白) 喔，你会做八珍汤。
 孙叔林 (白) 正是。
 大媳 (白) 丫鬟，领老奴去到厨下，做一碗八珍汤我用。
 孙叔林 (白) 遵命。
 (二黄原板)
 在二堂领了夫人命，
 做一碗八珍汤来敬夫人。
 我看她不过二十春，
 为什么她享荣华我受贫。
 丫鬟姐你与我把路来引，
 大媳 (唱) 我看她不像平常人。
 将身且坐二堂等，
 孙叔林 (唱) 手捧着八珍汤来敬夫人。
 (白) 夫人请用。
 大媳 (白) 唷，这是八珍汤么？

孙叔林 (白) 正是。

大媳 (白) 这八珍汤，分明是碗酱糊汤。

孙叔林 (白) 啊呀，夫人，我初进府来，手忙足乱，下次做好些就是。

大媳 (白) 会做就说会做，不会做就说不会做，糊里糊涂做了一碗酱糊汤。你糟蹋我的材料，今天不打你几下，惯了你的下次。

孙叔林 (白) 夫人息怒，下次改过就是。

大媳 (白) 贱人哪！

(唱) 老奴做事不思忖，
暴殄天物罪不轻。

孙叔林 (白) 夫人息怒。

大媳 (唱) 手使家法将你打，

孙叔林 (白) 夫人饶恕了吧！

大媳 (唱) 活活打死你这老贱人。

常丫鬟 (白) 夫人！你只顾拷打老奴，忘了上香的日子了，你饶恕她吧！

大媳 (白) 可不是，只顾拷打老奴，忘了上香的日子了。

老奴过来，明日老爷的生日，命你到府门等候，有人前来送礼，只收礼单，不收礼物，你要记下了。

孙叔林 (白) 是。

大媳 (白) 正是：

(念) 口念千声佛，早晚一炉香。

(白) 罢罢罢，阿弥陀佛！

(大媳、常丫鬟同下。)

孙叔林 (白) 我把你这贱人哪！

(唱) 我只说卖身有好处，
谁知落在一火坑。
哭哭啼啼仪门等，
看看来的是何人？

(周院子上。)

周院子 (唱) 衙中奉了夫人命，
常府送礼走一程。

(白) 来到常府，老妈妈请了。

孙叔林 (白) 你是哪里来的？

周院子 (白) 周府来的，前来送礼。这里有礼单在此，老妈妈收下。

孙叔林 (白) 且慢，我家夫人吩咐下来，各官礼物，一概不收，只许留下礼单。

周院子 (白) 我家老爷与你家老爷同乡故里，同年考中，同衙为官，又是八拜之交，我家的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孙叔林 (白) 既然如此，暂等一时，待我禀知我家夫人。

周院子 (白) 我等候你就是。

孙叔林 (白) 你且等待片时啊！

(唱) 你在宅门等一等，
待我禀知夫人听。

(白) 丫鬟姐请夫人出堂。

(大媳上。)

大媳 (唱) 正在佛堂念经文，
老奴请我为何因？

孙叔林 (白) 启禀夫人：周府差人前来送礼，这里有礼单，夫人请看。

大媳 (白) 我怎么吩咐你的，只许收下礼单，不许收礼物。

孙叔林 (白) 老奴也是这样言讲，来人的说到：他家老爷与我家老爷同乡故里，同年考中，同衙为官，又是八拜之交，他家的礼物是要收下的。

大媳 (白) 啊，你倒是卖沙锅的儿子，说上这么一大套，你真会办事，真会当差，来吧，我这椅儿你来坐下，你替我当这份家吧。

孙叔林 (白) 老奴不敢。

大媳 (白) 不敢吃称条儿的。

丫鬟，看家法过来，打这老东西。
 孙叔林（白）夫人息怒，饶恕了吧。
 大媳（白）好贱人哪！
 （大媳打嘴巴。）
 大媳（唱）老奴做事不思忖，
 违背我言罪非轻。
 孙叔林（白）夫人，饶恕了吧。
 大媳（唱）手使家法来打定，
 孙叔林（白）夫人饶恕了吧。
 大媳（唱）活活打死你这老贱人。
 孙叔林（白）夫人饶恕了吧。
 大媳（白）老贱人，我命你到周府去还礼，巳时去，午时回，莫要错过时辰。你要是错过时辰，哈哈，我要了你的老命。
 （大媳下。）
 孙叔林（白）我把你这贱人哪！
 （孙叔林哭。）
 孙叔林（唱）我与贱人何仇恨，
 苦苦拷打我孙叔林。
 哭哭啼啼到宅门，
 见了来说分明。
 周院子（白）老妈妈，可将我家的礼物收下？
 孙叔林（白）我家夫人说到：礼物一概不收，我将你家礼物收下，我家夫人将我饱打了一顿，叫我去到你家退礼呀。
 周院子（白）啊，你家夫人怎么这么凶？快快随我走吧。
 孙叔林（白）待我转过仪门。
 周院子（白）随我来呀。
 （周院子、孙叔林同走圆场。）
 周院子（白）来此已是，老妈妈稍等一时。
 孙叔林（白）是。
 周院子（白）有请夫人。
 （二媳、周丫鬟同上。）
 二媳（念）老爷为同判，全家受皇恩。
 周院子（白）参见夫人。
 二媳（白）罢了。我命你去到常府送礼，可曾送去？
 周院子（白）奉了夫人之命，去到常府送礼，礼物不收，只收礼单。常夫人命老妈妈前来退礼。
 二媳（白）老妈妈现在哪里？
 周院子（白）现在外面。
 二媳（白）你到下面歇息，叫老妈妈进来。
 周院子（白）遵命。
 周丫鬟（白）唷，我来问你，那老妈妈是男的，是女的？
 周院子（白）是女的。
 周丫鬟（白）是女的，用不着你，你给我滚出去吧。
 （周院子下。）
 周丫鬟（白）唷，原来是老姐姐。
 孙叔林（白）丫鬟姐姐，我是乡下人，不懂府中的规矩，望姐姐指教指教。
 周丫鬟（白）你不要害怕，我家夫人是个吃斋的。
 孙叔林（白）哦，又是一个吃斋的。
 周丫鬟（白）我家夫人吃斋，比不得你家夫人白天吃斋，晚上开荤；我家夫人是吃长斋的，是好说话的很。
 孙叔林（白）哦，你家夫人是好说话的，罢罢罢，阿弥陀佛。
 周丫鬟（白）你不要啰里啰嗦，随我进来吧。
 孙叔林（白）是。

周丫鬟 (白) 这就是我家夫人，上前叩头。

孙叔林 (白) 夫人在上，老奴叩头。

二媳 (白) 丫鬟，快快将她扶起。

孙叔林 (白) 多谢夫人。

(二媳背供。)

二媳 (白) 哎呀且住！别人与我叩头，我安然受礼；这位老妈妈与我叩头，我头晕眼花不知为了何故，其中必有缘故。我不免盘问与她，问她的家乡住处。我就是这个主意。

孙叔林 (白) 啊，老妈妈你家住在哪里？姓甚名谁？慢慢的讲来。

(二黄摇板) 夫人容禀。
家住山西平阳府，
柳川巷内有家门。
我丈夫名叫张文达，

二媳 (白) 哎呀，慢着！他丈夫名叫张文达，莫非他是婆婆孙叔林么？
丫鬟，与老妈妈看座。

孙叔林 (白) 夫人在此，老奴不敢坐。

周丫鬟 (白) 夫人叫你坐下，你就坐下。

孙叔林 (白) 多谢夫人。

二媳 (白) 老妈妈你叫何名？

孙叔林 (白) 夫人容禀。

(二黄原板) 老奴名叫孙叔林。

二媳 (白) 你丈夫做何生意？

孙叔林 (接唱) 我儿夫自幼把书念，
一十五岁深入龔门。

二媳 (白) 丫鬟，搀扶老妈妈上坐。

孙叔林 (白) 哎呀夫人哪，夫人赐坐，老奴大胆地坐，又将老奴搀扶正位，我越发的不敢坐了。

周丫鬟 (白) 夫人叫你坐下。

孙叔林 (白) 老奴不敢坐，不敢坐。

周丫鬟 (白) 你只管坐下吧。

孙叔林 (白) 丫鬟姐你也坐下吧。

周丫鬟 (白) 我塑的站相，不能做。

孙叔林 (白) 谢过夫人。

二媳 (白) 老妈妈可有儿女？

孙叔林 (二黄原板) 夫妻二人多和顺，
生下两个小姣生。
长子名叫硃砂贯，
次子名叫孔凤英。

二媳 (白) 你的丈夫在何处做生意？

孙叔林 (白) 夫人！
(二黄原板) 我儿夫上京去会进，
借得周、常二家银。
山西干旱多不顺，
树无枝叶草无根。
周、常二家来讨债，
无有银钱就抢人。
常家抢去硃砂贯，
周家抢去孔凤英。
撇下老身无投奔，
寻夫来到安阳城。
招商旅店身染病，
欠下店饭钱五两银。
无奈何才把我自身来卖，

卖了银钱还与店主人。
只望卖身有好处，
谁知落在火坑。
常府中有位常太太，
她比阎罗狠十分。
一天将我三顿打，
三天九顿不容情。
我说此话夫人不信，
浑身上下有伤痕。

二媳 (白) 呀！
(二黄摇板) 一见伤痕果是真，
背地骂声大贱人。
买母为奴该何罪，
败坏三纲并五伦。

孙叔林 (白) 老妈妈你且回去，等老爷回来，将你接到我府，吃一碗安乐茶饭就是了。
(白) 多谢夫人。
(唱) 辞别夫人出府门，
(白) 哎呀！
(唱) 却原来错过午时辰。
回去又是一顿打，
夫人搭救我命残生。

二媳 (白) 老妈妈不要害怕，我设法搭救于你就是。
孙叔林 (白) 是。
二媳 (白) 丫鬟。
周丫鬟 (白) 夫人什么事？
二媳 (白) 昨天常夫人前来剪花样子，可曾拿去没有？
周丫鬟 (白) 没有拿去啦。
二媳 (白) 将花样子拿来。
周丫鬟 (白) 是。
二媳 (白) 花样在此。
老妈妈你将花样子拿去，你家夫人不问便罢，若问，你说等我剪花样子的，她就不会打你了。

孙叔林 (白) 多谢夫人。
(唱) 多谢夫人赐恻隐，
用计搭救孙叔林。
日后若要得好处，
不忘夫人莫大恩。

(孙叔林下，)
周子卿 (内白) 回府。
(周子卿上。)
周子卿 (白) 夫人。
二媳 (白) 老爷。
周子卿 (白) 啊，夫人，今日下官回得府来，看夫人脸上与往日不同，莫非有什么心事？
二媳 (白) 请问老爷，何年何月何日生辰？
周子卿 (白) 啊，夫人，我与你数载的夫妻，今日为何问起此话？
二媳 (白) 老爷呀！
(唱) 老爷有所不知情，
妾身言来听分明：
那老妈妈本是你的亲生母，
落在常府为仆人。
夫人一言来提醒，
提醒南柯梦中人。
人来与爷把轿顺，

二媳 (唱) 老爷息怒慢稍停。
 (白) 老爷意欲何往?
 周子卿 (白) 去到常府与常天保评理。
 二媳 (白) 老爷, 你与常老爷评理, 他若听从于你倒还罢了, 若不听从于你, 倒被他羞辱一场。
 周子卿 (白) 依夫人之见?
 二媳 (白) 依我之见, 命家院前去接老妈妈前来, 他若不允, 再与他评理也还不迟。
 周子卿 (白) 夫人的高见。
 家院过来。
 周院子 (白) 有。
 周子卿 (白) 拿我名帖去到常府, 将那老妈妈接来, 不得有误。
 周院子 (白) 遵命。
 (周院子下。)
 二媳 (白) 但等家院回来便知明白。
 (周院子上。)
 周院子 (白) 启禀老爷: 常老爷应允, 常夫人不应允。
 周子卿 (白) 可恼。
 (唱) 夫人且在衙中等,
 二媳 (唱) 老爷必须见机行。
 (周子卿、二媳、周院子同下。)

【第四场】

(常天保、常福同上。)
 常天保 (引子) 身受皇恩, 与黎民, 判断冤情。
 (白) 本府——常天保。只因昨日生辰之期, 各衙前来拜寿。今日去至各衙道谢。
 家院!
 常福 (白) 有。
 常天保 (白) 外厢顺轿。
 周子卿 (内白) 周老爷到。
 常福 (白) 周老爷到。
 常天保 (白) 我正要拜他, 他倒来了, 有请。
 常福 (白) 有请。
 (周子卿上。)
 周子卿 (白) 年兄。
 常天保 (白) 年弟。
 (周子卿、常天保同坐。)
 常天保 (白) 不知贤弟驾到, 未曾远迎, 当面恕罪。
 周子卿 (白) 岂敢。小弟来得卤莽, 年兄海涵。
 常天保 (白) 昨日多蒙贤弟送一份厚礼, 愚兄当面谢过。
 周子卿 (白) 仁兄, 你打发一老婆子前去退礼, 你知道那老婆子她是何人?
 常天保 (白) 她是哪一个?
 周子卿 (白) 是你我的母亲。
 常天保 (白) 住了。山西干旱三载, 你我母亲早已去世。不看在年弟的份上, 定讨无趣。
 周子卿 (白) 常天保, 你买母为奴, 败坏纲常, 该当何罪?
 常天保 (白) 周子卿, 底盗仓库, 敢与我面见大人?
 周子卿 (白) 我怕你不成?
 (唱) 上前来抓住常天保,
 大人台前把冤伸。
 (周子卿、常天保同下。)

【第五场】

(四文堂、中军、张文达同上。)

张文达 (引子) 奉命查河南，秉忠心，保主江山。
(念) 河南八府水团团，南有五府北有三。彰德、卫辉并淮庆，河南开封归汝南。
(白) 老夫——张文达。两榜进士出身，蒙圣恩，放我八府巡按。自到任以来，官清民顺。昨日偶得一梦，只见两只小燕口角。忽然飞来一只大燕，与他二人解围，不知是何吉兆。
站堂军，伺候了。
何人击动堂鼓？

中军 (白) 何人击动堂鼓？

周子卿、
常天保 (内同白) 知府参同判，同判告知府。
张文达 (白) 传话出去，知府报门而进。
中军 (白) 知府报门而进。
(常天保上。)

常天保 (白) 报，知府常天保叩见大人。
张文达 (白) 哇！胆大的知府，擅击本院的堂鼓，该当何罪？
常天保 (白) 启禀大人：周同判底盗仓库，大人详情。
张文达 (白) 察院伺候。
同判跪门而进。

(周子卿上。)

周子卿 (白) 报，同判跪门参见大人。
张文达 (白) 哇！胆大同判，为何底盗仓库，从实讲来。
周子卿 (白) 启禀大人：卑职仓库并未走漏。知府买母为奴，大人详情。
张文达 (白) 本院不问哪家奴，谁家婢。你姓甚名谁，你慢慢地讲来。
周子卿 (白) 大人容禀。
(唱) 未曾开言我泪难忍，
尊声大人听详情：
我父名叫张文达，

四文堂 (同白) 哦！
张文达 (白) 脸朝外跪。
周子卿 (二黄原板) 我的母名叫孙叔林。
家住在山西省平原郡，
柳川巷内有家门。
山西干旱三年整，
不知父母哪乡存。
这顶乌纱我不戴，
望求大人把冤伸。

张文达 (唱) 听他言来才知情，
原来两个小姣生。
这顶乌纱你戴定，
叫你母子相逢察院门。

周子卿 (唱) 卑职暂且察院等，
不参知府我不为人。

(【急急风】。孙叔林上，跪。)

张文达 (唱) 一见夫人到来临，
不由老夫喜在心。
走上前来忙跪定，

孙叔林 (唱) 问一声大老爷你、你是何人？
张文达 (唱) 夫人不必胆怕惊，
我是你丈夫张文达到来临。

孙叔林 (白) 你是张文达？
张文达 (白) 夫人。
孙叔林 (白) 你是张秀才？
张文达 (白) 贤妻！

孙叔林 (白) 哎，老爷呀。
(唱) 听说老爷到来临，
喜在眉头笑在心。
自分别为何无音信？
难道说你不念夫妻情？

张文达 (唱) 我也曾寄过了书和信，
我也曾寄过了安家银。
下书人回来报一信，
他言道：山西省干旱三载，寸草不生，无处找寻，休怨我身。

孙叔林 (唱) 我何曾见过你书和信，
我何曾见过你安家银。
别的话儿我不问，
丹墀下二位官长，头戴乌纱，身穿大红，足蹬朝靴，低头不语，他是何人？细说分明。

张文达 (唱) 这是长子硃砂贯，
那是次子孔凤英，是二个姣生。

孙叔林 (唱) 他二人头上把乌纱顶，
他二人何处管黎民，说与妻听。

张文达 (唱) 长子洛阳为知府，
次子同判管黎民。

孙叔林 (白) 老爷你呢？

张文达 (唱) 老夫身受督察院，
一门三进士俱受皇恩，俱是读书之人。

孙叔林 (唱) 听说是一家人俱已上进，
背转身来谢天廷。
下得丹墀把长子来认，

常天保 (白) 母亲。

孙叔林 (白) 你是常老爷。

常天保 (白) 孩儿不敢。

孙叔林 (白) 常太爷。

常天保 (白) 孩儿越发的不敢。

孙叔林 (白) 奴才呀，
(唱) 不孝的奴才骂一声。
买母为奴该何罪？
败坏纲常并五伦。
骂罢了长子把次子来认，

周子卿 (白) 哎呀，母亲。

孙叔林 (白) 哦，儿啊……
(唱) 行孝还是小姣生。

张文达 (唱) 夫人做事不公平，
一样儿子两看承。
怀抱次子放悲声，
为何不认大姣生，所为何情？

孙叔林 (唱) 老爷有所不知情，
妾身言来听分明：
他府中有位常太太，
她比阎罗狠十分。
一天给我三顿打，
三天九顿不容情。
我说此话老爷不信，
(白) 你来看——
(唱) 浑身上下有伤痕。

张文达 (二黄摇板) 一见伤痕果是真，

回头埋怨大畜生。
买母为奴该何罪，
上有青天不容情。
常天保 (二黄摇板) 早知母亲来到此，
张文达 (二黄摇板) 头顶香盘接娘亲。
一见娇儿把誓盟，
不由老夫痛在心。
走上前来忙跪定，
望夫人饶恕了大姣生。
孙叔林 (二黄摇板) 老爷言来妾身遵命，
背转身来自思忖：
这手心手背俱是我的肉，
哪一个孩儿不是我亲生。
走上前来把娇儿来认，
从今后把奴仆莫照娘行。

张文达、
常天保、

周子卿 (同白) 看衣更换。
(周丫鬟、大媳、二媳同上。常天保、大媳同拜。)

孙叔林 (白) 哼。
(周子卿、二媳同拜。孙叔林扶。)

张文达 (白) 这有家法在此，夫人教训了吧。

孙叔林 (白) 妾身遵命。

大媳 (白) 婆婆。

孙叔林 (白) 你是常太太。

周丫鬟 (白) 老太太，她常不了了，她矮了半截儿。

孙叔林 (白) 常夫人。

周丫鬟 (白) 她连个棍儿都扶不住，她还扶人吗？

孙叔林 (白) 你要吃什么八珍汤？

大媳 (白) 不错的，是八珍汤。

孙叔林 (白) 我今天打你一个九珍汤。

二媳 (白) 婆婆看在媳妇份上，饶恕她吧。

孙叔林 (白) 看在贤德二媳份上饶恕你这贱人，起来。

大媳 (白) 多谢婆婆。

常天保、

周子卿 (同白) 孩儿要认姓归宗。

张文达 (白) 单等周、常二家下世，再来认姓归宗，打开祖先堂举家上香。正是：

(念) 一门三进士，

孙叔林 (念) 举家受皇恩。

(众人同下。)

(完)